

「耶穌卻彎下身去， 用指頭在地上畫字」 (若八 8)

韓德力著
游麗清譯

基督的態度能幫助我們更瞭解中國天主教會，而這種瞭解則有助於維繫合一及洞悉事件的含義。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成員與中國天主教其他成員之間的關係，多年來一直處於不和諧狀態。自從一九七六年以來，由於愈來愈多遊客到訪中國，兩類人士間的「分歧」就愈加明顯，很快地，那些本欲了解中國天主教會實況的訪客，不是認同其中一方，便是袒護另一方。中國內部的不同觀點，就這樣（藉着這些遊客）傳到國外的教會。

有一天，當我跟一位同會兄弟談論此事時，他對我說：「我感到你還沒有決定自己的立場：是支持愛國會抑或是另一派。」我立時有點震驚，覺得他正在迫我去作一些我一直試圖避免的事。我只好告訴他：「我們唯一應採取的是福音的立場。」

我今日仍然保持這種想法，所謂福音的立場，我特別是指福音中基督受到群眾的挑

釁而要判決站在祂面前的罪婦時所採取的態度。聖史若望說，祂緘默不語，「却彎下身去，用指頭在地上畫字。」（若八 6），沒有譴責亦沒有赦罪。

今天，基督徒還有什麼比採取這種態度來對待中國更合理呢？大家都聽過許多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痛苦事蹟，這就是教會的歷史。人們遭遇到這些事實，並在痛苦中作了見證也是事實。對此，我們深受感動和鼓舞，也只有欽佩。

然而，我讀到一位神父從中國寫來的信，惋惜自己過去所採取的行徑，違反了某些教會紀律的重要規則。他深知別人對他或同類人的批評。他帶着一點兒辛酸的口吻說：「難道你不也認為我如此做是背棄了信仰嗎！然而，一切只能在天堂上才可分曉，是的

，我知道我已不是從前的我，但我也不是茹達斯，也許，我是伯多祿……。」

我們如何在信仰中對此事作出反應呢？豈非現在就是基督邀請我們學習祂的時刻嗎：彎下身去，沉默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而不去譴責別人，因我們不明白他們所作的一切。

可是，那些中國以外試圖探討中國天主教會的人們，似乎正走着相反的方向。不論在香港、台灣以及西方的刊物，都顯示出許多人認同某一方，而排拒另一方。而且，判斷往往很嚴酷的。

對於來自同一個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人士所言所著的，似需特別關注。這點要求我們作深入的探討，或者，大胆嘗試作開放性的交談。我們希望國內的天主教徒能夠和解，這實在是需要的。我們自己不也有著同樣的需要嗎？

(一) 知覺的訓練：有人看見巫婆，有人看見少女

在基本心理學上，當研究到人的知覺時，常會討論李柏斯 (R. W. LEEPEZ) 的一幅傑作，該圖把巫婆與少女的圖像混合在同一畫面內，不易分辨。

你在畫中看到的究竟是巫婆還是少女，全依你的着眼點而定；即所謂先入為主。當你定睛於畫中的少女，你便很難發現其中的巫婆，相反也是一樣，你一旦集中於巫婆的形象，便看不到其中的少女了。

這似乎有類似於我們對中國教會的討論。

我們都看着同一幅畫，有些人只見到巫婆，有些人則只看見少女。由於所見的不同，便使到溝通發生困難。有人常爲了某些真實的或甚至有時是表面的原因，對一方同情

，從此，他便很難去了解 and 接受另一方的情況了。

有些希望只見到巫婆的人與只見到少女的人坐在一塊，尋找方法去瞭解彼此所看不見的那部份。目前緊急要做的，不是單單達成理論上的同意，而是進而抓緊中國史上這個轉捩點的歷史意義。我們要培養足夠的能力，去瞭解中國教會的時代徵兆；這需要我們具有民主和開明的態度。

(二) 我們的挑戰—瞭解今日中國事件的意義

我們能否把握到歷史事件所傳給我們的訊息？它需要有一些信仰的反省，也要求開放的態度去發現事件的全部內涵和找出結論。歷史必需成爲我們神學反省的一部分。

不論現在或將來，中國教會都會與過去不同。幾十年來發生的事件已形成一個新局面。這局面可望帶來深度的成長和力量。有些跡象顯示這種可能性；姑無論成長與否，主要仍有賴於我們能否辨認出這些事件的意義。

明顯的，外國教士在華傳教的日子已成過去。中國主教團，亦即：中國本地教會的聖統，需要在天主教各地方教會的大家庭內尋得一席之地。縱然觀點不同，却希望在不久將來，他們能獲准加入世界主教團。在主教團的共同努力下，這個希望是能夠實現的。這也是主教團的任務之一。

無論如何，在這事發生之前，甚或以後，我們都有責任正確地去瞭解和解釋國內因種種事件的發生而帶來的改變，例如：某些當權者的態度；他們的言論及著述；他們的決策以及所作決定的理由。

若只根據有限的資料肯定一些人是忠貞

分子，而另一些則否，又或者只是理性地運用一些原則，這種氣氛一點不會有助於真實的瞭解。相反，真正的瞭解要求我們洞悉人類處境的全面，這處境往往牽涉到許多人和含有歷史意義的變革，這一點，就仿如我們所未察覺到的畫中少女。

(三) 在基督的沉默中增進彼此的瞭解

我們是生活在事件發生的環境以外，我們嚴厲判斷那些不能替自己辯護的人。對很多事情，我們都認為理所當然，自以為很瞭解，而其實不然。

無疑，對在苦難中仍心存虔敬的人，是值得尊敬和讚美的，他們將成為教會教化的典範。

但在我們指出別人「不忠貞」之前，我們最好先看看福音中基督所說的和沒有說的，或回顧一下教會的歷史：看看在戴爾都良身上發生了什麼；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歐洲又發生了什麼。

在我們心中用來衡量別人忠貞與否的標準是否是唯一的？我們是否太過容易傾向於應用這些標準去判斷別人的忠貞與否呢？我們的標準又是否適合於去「衡量」和評價那些極為複雜的人類處境？況且，這些處境幾乎不可能用我們一般慣用的思想範疇來表達。

當面對中國教會的事實時，上述的種種理由都足以令我們保持緘默，並「以指頭在地上畫字」。這種從基督徒「與人心靈同在」的態度中流出來的沉默的聆聽，將使我們看見前所未見的一個圖像。這絕非被動性的沉默，更非放棄我們本身的原則，而是對聖神臨在的信賴和一種很深的信仰表現。這種沉默所尋求的是瞭解，而瞭解又會促成合一

，這種在聖神內的合一正是教會團體的重要標記。

(四) 教會的意願：尋求在同一聖神內合一

倘若有人祈禱說：「我信唯一的天主父、及聖子、及聖神，我信聖而公的教會，我信罪赦及永生。」由此，我知道我們都是基督徒，我們都合而為一：藉着洗禮而啓迪我的聖神，不僅也生活在他內，並且還通過他向我說話。這種合一比存在於我們間的分歧更加基本，就是這種合一使我們聯結而成為一個教會；當我們談到中國教會的時候，上述對「教會」的了解需要經常保持。

在這種信仰合一的基礎上，我們去接觸中國教會的團體、極為複雜的歷史和人類現實。我們深知，我們是處在一種「非交談」的情況中，譬如：某些決策已成定局，有些話已一言既出，甚至成了文字，某些態度和立場亦已表明了，在這一不愉快的跡象中甚至有排拒的現象出現。縱然過去我們曾經因為對待他們缺乏支持和諒解而令到他們痛苦，而他們對我們的態度往往亦很強硬，但我們都知道，在聖神內的基本合一仍舊是一股隱藏的力量。使到彼此分離的都是人為的因素，這是罪惡嗎？是軟弱嗎？只有天曉得。

合一是任何教會所必須關注的，然而，歷史顯示，我們屢屢失敗保持它。為什麼呢？為何在教會歷史上有這樣多的分裂呢？人性軟弱肯定是原因之一，其他原因還包括看錯和曲解別人的意向和行動、無法開心見誠去交談以澄清問題。

除此以外，其實也是我們信心的軟弱，不相信同一位聖神臨在於我們中間啓迪我們，也不知道依靠祂及祂的力量使我們團結，

去克服人性的狹隘思想。

毫無疑問，我們正處於中國教會歷史的轉捩點。這對今天的整個天主教會，不單有職權者，而且教友，特別是中國大陸以外的中國教友，是一項挑戰；他們都不容許自己被人性的妄斷和感覺所誤導。我們必須以內心的信仰和尋求合一的心態，去接觸人和實況。而現在就是我們倚靠那團結我們的聖神的時刻，即使分裂發生了，我們現在仍得避免重蹈分裂的覆轍；我們應祈求聖神把分裂的我們重新團結。中國教會的歷史將如何發展，我們均共負責任。

(五) 倚靠中國對合一與和諧的傳統意識

保持和諧合一，不單是來自福音的一項挑戰，也是中國傳統和文化的要求，因為它標誌着和諧的意識和合一的渴望。

在中國，傳統和文化的價值很重要，因此我們必須努力去瞭解它，在聖神的助佑下，信賴中國及中國的天主教徒，並相信憑着他們對合一與和諧的觀念，有助於解決他們本身的困難。

信仰揉合着中國的和諧意念，將使大陸以外的中國人更能瞭解人類的境況、人性的有限，因而成爲合一的橋樑。

在信仰中爲人類諒解所作的努力，不但帶來團結，也產生成長。結果必使我們對中國教會的情況有嶄新的瞭解，進而接納她，洞察她的身份和成熟。歷史的意識有助於我們在本世紀推進的傳教工作。倘若我們不努力以赴，歷史將會怪責我們。

(六) 歷史意識

人類爲了解釋事件的意義和洞悉歷史的真相，必須高瞻遠矚，這是一種藝術。爲能

分辨時代徵兆，教會需要有某種程度的寧靜與平安、合一與交談。我們希望，在尋找信仰合一的時候，也爲我們帶來創新的明析力，去面對將來的中國教會。

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國內所發生的事，是整個歷史演進的一部分。邁向現代化的理想，數十年前經已開始；一切有關中國天主教會的問題都必須在整個歷史演進的過程中來了解。

十九世紀的傳教士，懷着熱心與奉獻的精神來開創一個新的局面。然而，中國教會內外的人士，對他們的努力有着不同的見解。誤會的原因，部份是歸咎於歷史及政治的因素。

現在，教會經已進入一個新紀元，她的機緣與利瑪竇時代的固然不同，與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更有差別。究竟這些機緣是什麼呢？它們就寫在歷史的圖畫內，呈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必須要細心的去了解它。倘若我們魯莽大意或成見太深，我們也很可能只看到畫中的巫婆或者少女。如果我們不能認清今日的時機，的確可惜。

(七) 四百年歷史的真相

透過這樣的歷史意識去接觸今日中國的情況，我們須要知道更多有關中國過去的歷史，特別是傳教史。

當你不斷聽到對中國天主教會的指責，或看到對傳教史上某些事件的註釋時，很明顯，我們不僅是面對着過去三十年的歷史，而是要追溯至福音初次進入中國的那段更長的時期，縱然不回溯至景教時代，至少也要回顧四百年來的傳教史。

今天，研究中國的傳教史不僅有用和有意義，甚至是必須的。如果我們能以客觀和

開放的態度，在過往的歷史中公正地探求真理，相信這樣的研究會有助於進一步的了解和促進合一。我們不必因過於懊悔而裹足不前，亦不必對我們從前所做的種種歌功頌德。倘若有某些錯誤和失敗出現，便該坦然承認，另一方面對過去的成就與貢獻表示欣慰亦沒有什麼不對。

(八) 正確地解釋我們今日的角色

中國正處於另一個歷史性轉捩點中。中國的天主教會亦將如此。從我們聽到的消息，顯示中國天主教團體在過去數十年間表現出意想不到的活力和動力；而現在，它正集中全力——來自聖神及來自文化傳統的力量——在其有限的處境中保持及忠於自己的身

份和自己的信仰。

中國以外的天主教徒也同樣肩負着正視時代徵兆的責任，並正確地認清應以何種態度去對待中國及國內天主教徒。我們能夠做些什麼？不能做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做什麼等等？在此所指的「我們」，是指在香港、台北、以及那些「關心中國」的人，不論其在亞洲、在歐洲或在美國。

同時，最好緊記，基督以祂的指頭沉默地在地上寫字的態度；這實在有助於我們去發現畫中有多過一位女子的存在。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廿六日於香港

豬年的智慧——豐盛自己，服務他人。

